

星空的鯉魚

張健著

八十七年元月

藍星詩社出版



星 空 的 鯉 魚

八月的星空
格外地詭麗

昨夜我在天庭中
捉著了十條鯉魚

八六年八月廿一晨

且 住

我向妳繳交保證書
妳低聲地說：且住！
不由分說把我攔住
闢了個窩讓我居住

乘 涼

今夜耶路撒冷好冷
連耶穌都打噴嚏

妳偏偏不聽我勸
脫淨衣衫乘涼去

地雷

我伏在妳懷裏
如一枚地雷

妳卻笑著說：
「我的地圖裡
找不到你的星座。」

水果酒

妳把妳積年的微笑
釀成超級水果酒

我也不去追究
裏邊酒精的純度

海

我冒充大海
妳一識便破

妳說：試試看
供應我一斛海波！

阮 虔 芷

有一種淳厚
可比美星空

有一種光豔
宜收藏細品

希 馬 拉 雅

我登上希馬拉雅
看見了一顆海王星

然後我爬上妳的極峰
娓娓細訴滄桑

輓歌

我會立刻死去
請爲我安葬

妳的眸光和清淚
便是最佳的輓歌

清風

我睡了一瞬
夢見妳是我的神

醒來到處找尋妳
不料妳已化爲一股清風

閣樓

我由天國飄降
擁有五千年歷史

卜居在小閣樓裏
每夜吃一顆星星

小雨

愛是一滴小雨
滴落在我的額上

逐漸往下墜降
最後貯藏在池塘深處

大風

我是一陣大風
遠自北冰洋吹來

企鵝們都懷念我
如今卻無伴侶

憶 九 龍

柳樹梢頭一隻蟬
馬頭圍道一個人
九龍塘裏九條龍

一起飛上藍天去

相 思 豆

妳是一顆相思豆
鮮豔而精純
我含在嘴裏
不說一句話

八月二十五日晨

列 車

我和妳
連合成一列車

奔馳在荒野中
與星辰爲伍

自 焚

我從天國買了一捆柴
悠悠點上火
將自己活活燒死
瞬間化爲一白鶴

夾 心 餅 乾

愛是一片夾心餅乾
飛翔於天地之間

有福的人咬一口

沒福的人舔一下

八月廿九日晨

緬甸

人人是赤腳大仙
人人伸出他的手

他的微笑黑又瘦
彷彿烏雲中的陽光
她的紗籠寬又豔
隨時迎向西北風

道路上坑坑洞洞
她們用手填柏油
煞似一陶藝好手
孜孜不休，不問晝

三軍總司令丹水
忽然出現在仰光街頭
吉普車一串串冰糖葫蘆
也不知滋味是酸是甜

「沒有小偷，沒有黑道」
英俊的導遊滔滔如水
「緬甸，免電！
停電是一日三餐。」

滿街滿谷的金塔
分不清本尊分身
一隻隻矗立的大蘿蔔
使遊客眼花撩亂

晨鐘暮鼓之餘
伊洛瓦底江滔滔滾滾
釋迦牟尼和南海觀音
是他們最後歸依

後記：八月廿五日至廿八日隨
團至緬甸遊覽，所見所
感如此。緬國之三軍司
令即元首。

雲

身前名如雲
遠看很美麗
瞬間便飄散

飄散了又到另一半天空
去凝結

八月卅一晨

錦盒

愛是一隻錦盒
囚禁了兩個木偶

上帝偶然打開它
捲起了一股青煙

鷹

愛情是展翅的鷹

翱翔於九天之上

妳撲上去捕捉牠
卻被她深深啄傷

九月三日

鼠 會

天堂裡有三隻小老鼠聚會
各自發表自己的演講

上帝親自來聆聽
聽完了沉沉入睡

林 蔭 大 道

—— 懷 念 孔 子

足足四十五年前
我開始掀讀你留下的經典

彷彿進入一林蔭大道

空氣清新
鳥鳴嚶嚶
時而有一片陽光
灑在我純白的頰上

我隨意停下腳步
飲一泓路邊的流泉：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一股清冽的芳香
頓時沁入我的肺腑

我不是一個盲從的孩子
「割不正不食……」
我不禁笑出聲來
然而我仍繼續前行
深信前方還有重重美景

一位看不見顏面的老人
恍惚在撫摸我的前額
「人生中自有春夏秋冬
此時你不妨跟著我
不怕失足倒仆

只要不懼不惑」

讀完了一本書
我逐漸成熟

九月四日晨

水仙

「台北唯一的水仙」
一位老學者宣告：
一大群螞蟻
包圍著一塊蛋糕

我也曾嚐過一點奶油
果然滋味美妙
一輪中秋的明月
供萬千世人憑弔

水月

妳是一滴水

我日夕凝視

妳是一輪月

我夜夜入侵

九月七日晨

麥 餅

從十三樓跳下去

跌成了一塊麥餅

一位過路的少女

好心把我拾起來

放進她的冰箱裡

我在冰箱裡咆哮

她正罹患相思病

十一天茶飯不思

乍打開冰箱

把我一口吞下去

九月九日晨

鮮血的十字架

鮮血染成雙柱的十字架
一顆多角銀星升起於藍空
吶喊奔騰的巨潮暫褪後
一個新國家如嬰兒誕生

從此我們呼吸另一種空氣
辮子已落地天庭更寬敞
然而軍閥的闊嘴敵人的濃眉
又紛紛在我們的眼前晃盪

我們沉默耕耘，沉著抵抗
一種理想高懸在我們頭頂
一群高原上的牛羊是我們的榜樣
流汗流血已成命定的家常

我們曾穿著草鞋踏入泥濘
如今已擁有亮麗的長靴
我們曾束緊褲帶熬過子夜
如今已矗立各色的穀倉

然後由那張大秋海棠南移——